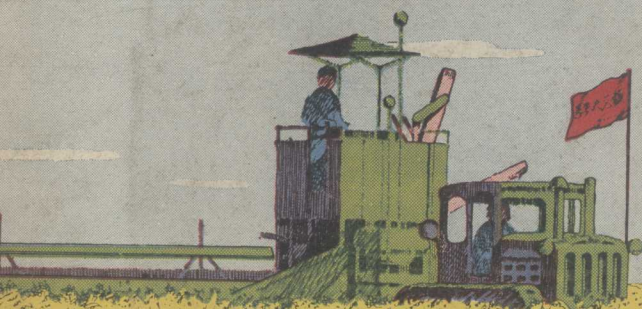


模范夫妻号

胡生智 張 中 刘振中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模 范 夫 妻 号”

胡生智 張 中 刘振中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篇小說寫出了一个農村妇女在解放后翻了身，学文化，学技術，成为一个女拖拉机手的經過。同时也連帶描繪出一幅農業机械化的远景。在故事中間，讀者可以体会到党对旧时代中受尽痛苦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的爱护备至。

“模範夫妻号”

胡生智 張 中 刘振中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陸記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2/18 字數：22,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0

統一書号：T10077·413

定价(5)0.12元

“模 范 夫 妻 号”

胡生智 張 中 刘振中

“噲隆隆隆——”

拖拉机帶动着联合收割机在广闊的麥田上不停地滚动，駕駛員不倦地工作着。三鄉五里的人們，男的、女的、老人和儿童都來參觀机器收割，还有百里开外的劳动模范也來了。一个叫吳洛發的老爺子，五十七歲了，离農場四十三里地，也領着孙子來了。

每天都是这样，參觀的人們成群結隊的，跟赶集上庙会一样。人們都聚精会神地端詳着机器和拖拉机手，这边瞧那边看，只見那沉甸甸的麥穗儿，一卷一卷的滾入鉄筒里，立时又从那高大的收割机頂上鉄筒子里“嘩嘩”吐出麥粒來，不一会，能裝三千斤的糧庫就滿了。这时候，汽車就飛駛過來，对准卸粮口，駕駛員把堵板一拉，麥子便流入車箱里，汽車又飛快的駛去；拖拉机、收割机又繼續向前滚动，看的人都楞住了。

“咦！女的，女的……”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女拖拉

机手的身上來。

在参观的农民眼里，一个人能开那么大的机器，割麦子連割帶打，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一个女人能干这个活，那更是千古奇迹。

“女人家，能开机器，真不简单哩！”

“从前咱做闺女的时候，光会做针线活，浓衣做饭；如今，这闺女家能有这么大本事，这才是真正翻身了呀！”

“现在闺女跟老辈子闺女可不一样了哇！”

“闺女怎么不一样？这是世道不一样了！那时候要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也会学开机器！”说这话的一个老太太有些很不服气的样子。

妇女们都这样的唠叨着，羡慕着。人群里发出各种不同的議論。

休息的时候，人们围住了女驾驶员和她开的这部拉拖机。她在当中从容地、熟练地加水，注油……，人们按按机身，摸摸轮子，对于这样的生产工具表现了无限的爱慕。赵老汉挤上去问：

“同志！这玩艺不是叫‘洋犁’吗，怎么还会收麦子？”

这个女驾驶员，笑咪咪的向他解释：“它真名不叫‘洋犁’，前边这叫拖拉机，后边叫联合收割机，都是苏联老大哥制造的，能耕地，能收割，还能耩地、耙地、除草呢！苏联的农民都是使用这种机器种地。”

“怎么能干那么多活呀？”

“前边有一个拖拉机，后边能安上各种的農具。比方，耕地时挂上犁，耙地时换上耙，耩地时挂播种机，天旱的时候可以利用拖拉机上面的皮帶輪，轉动抽水机，農閑了还可帶动磨面、軋花、榨油……什么活都能干……”她又把拖拉机工作的效率介紹了一番：一点鐘的工夫，能割三十畝麥子，耕地能耕十畝，耩地能耩四十五畝。……一个老大爺“哎呀”了一声，說：“这得省多少工呀！真是万能机。”農民都跟自己用小牛耕种的效率仔細算了算，比較了比較，說：“差得真多啦！簡直不能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一个老太太又挤到跟前：“你这同志，把开机器这本事也教教我吧！”“你跟同志学吧！”人們“哄”的笑了一陣。老太太說：“那些男人开的‘洋犁’上，怎么沒紅旗呀？”一下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到紅旗上來了。紅旗折了一个角，只露出“模范”两个字。“模范，模范！这同志准是开的好，要不就当不上模范啦！”

女駛駕員臉紅紅的微笑着沒有答話，一陣風把紅旗舒展开來，金黃黃的五个字。人們驚奇地喊：“啊！‘模范夫妻号’！人家准是两口子当了模范，这才真光荣呀！”

“你給大家講講吧，講講你这光荣的故事！”……人們都異口同声地要求着，拍着手掌欢笑着……

二

提起“模范夫妻号”这面紅旗來，那真是一件动人的故事哩，說起來話就長了。

这个女駕駛員名叫何新英，是何小庄村人，她生下來四個月就死去了母親，這時她爹何元貴正在本村地主何萬壽家做長工，掙的工錢還不夠穿衣裳，怎麼能撫養一個正在吃奶的孩子呢！後來新英的姨把她抱走，她就在她姨家住着。她爹經常不斷的給她送點東西，看看她。她姨家也是吃了上頓愁下頓，除了自己的二畝薄碱地以外，其餘都是租種地主的田。姨父每年辛辛苦苦打的糧食，除了交租，剩下點也有限，添上新英日子就更覺苦了。

姨父家吃糠嚙菜，每天也給新英煮兩頓玉米粥喝；就这么过了三年多，救了新英一條命。在那時候窮人的層層磨難是受不尽的，天災人禍接連不斷。這年大旱，地里寸草不生，可是黑心地主還是加緊逼租要糧，狗腿子到他家連逼三趟，逼不出來，最後連鍋都給拔走了。她姨父氣憤不下，把狗腿子揍了一頓，當天就被縣衙門綁走，活活打死了。姨和新英實在沒法生活下去，便出外討飯。整整五年漫長的苦難道路，走也走不尽，望也望不到頭。

新英八歲的那年，日本鬼子進了咱中國，到處燒殺搶掠，蔣介石不僅不抵抗，他還喪盡天良的跟領導人民抗日的共產黨、八路軍作對。听老鄉們傳說：蔣介石還想扒堤放水，淹抗日的老百姓。新英娘倆要着飯還担驚受怕的，無奈又回到家來。這是三月里，正當青黃不接的時候，幸虧新英的爹把省花儉用積攢下的三斗玉米給她們送來，鄰居們也這家借給個鍋、那家幫補個碗的，又安插下了。

这年春雨倒是落的挺早，新英的姨把荒了的二畝地又刨了刨。住在对門的謝大嬸，心地很好，和新英姨又合得來，不顧自己过的挺窮，还尽量帮助新英姨。苦人才真知道苦人的苦处呀！謝大嬸借給二升谷种，安了苗。新英姨除了下地干活，还常跟謝大嬸湊到一塊，一天到晚給人家做針綫。新英也能拾把柴禾了。她們就这样熬日子。

謝大嬸有个儿子叫春生，比新英大三歲。两个孩子一塊玩，一塊拾柴禾，天天攪在一起。有时候新英拾的柴禾拿不动，春生就帮她背回去，两个人好得就象親兄妹一样。



春生和新英好象親兄妹一样。

新英姨和謝大嬸在一塊做針綫时，閑談中提到两个孩子身上。新英姨說春生这孩子懂事，手脚勤，劳动好。謝大嬸就夸新英好，心眼灵。……两家大人，虽说誰也沒照直的說，可是慢慢誰也懂得了誰的心思，比如她們在提到旁人婚姻的事儿上，就常重复“夫妇相配，妻小三歲”一句俗話。两

家越來越要好，外人都說她們象一家人一樣。

這一年庄稼長得不錯，雨水也應時，到了處暑，谷穗子真象狗尾巴一樣，又粗又長。新英鑽到地里跟谷子比了比個兒，谷子比她長的高。新英姨在耨草，望着肥苗苗的谷子，齊齊整整的跟水面一樣平，微風一吹，湧起綠色波浪，滿懷着喜悅，對新英說：“你長得這麼高了，還沒穿過一件新衣裳，等收了谷子，說啥也得給你做件花衫穿！”新英拉着她姨的手，跟大人一樣說：“不，打下谷子先買地，過年收的多了再做衣裳。”往東隔一塊地就是謝大嬸的棉花地，遠遠看見她們娘兒倆正在掐尖打杈，也有說有笑的，不時地往這邊望。人們想着未來的豐收，心里象開了花。

“姨，你快看那些人是幹什麼哩？”新英突然地用手指着說。新英姨順着她的手一看，那半边有人慌亂地往這邊跑過來。那邊地里謝大嬸娘兒倆也在用手搭着遮陽了望。新英姨向他們招呼：“大嬸，這是出了什麼事啦？”她們心里都緊張起來了。謝大嬸娘倆往這邊湊過來，怎么也揣測不透出了什麼事，只聽見遠處象刮大風一樣嗡嗡地作響。

很快人們就到眼前啦，都跟受了驚的馬一樣，沒命的奔跑，一邊跑一邊喊：“逃呀逃呀！黃河大水淹來了！”她們兩家四口人，也一齊裹到人群里，跟着往前跑，大人孩子，齊哭亂嚎……

“快跑，快跑！你們往頭里跑吧！不能……把咱孩子都讓它淹死呀！”謝大嬸催兩個孩子向前奔，新英姨在後邊也喊：

“你們倆可別再跑散了呀！……”

一眨眼，新英回头就望不見姨和大嬸了，“哇——”的一声哭起來。春生拉着她：“別哭，新英，有我咧！”

大水漫天的卷過來，象狂風一樣吼叫的吓人，眼看就膝盖深了。春生也沉不住气了，新英一点也跑不动了；春生又舍不得丟开她，两个孩子相抱大哭。正巧，春生叔叔謝洛娃从后边跑來，背起新英，拉着春生，一气跑到何小庄，才算逃出了性命。

过后，人們才知道这是那万惡的蔣介石造的孽——掘开了黄河堤呀！这里离着河堤百十多里，剛扫着一点边，人民就遭那么大的禍害。新英姨跟謝大嬸全沒下落，据说象四、五十歲的老太太差不多都沒跑出來。新英姨的二畝谷子，春生剛掐了尖的棉花，……家和地都叫水冲了个淨光。……这一切，在两个孩子(和受害的无数人)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对殺人魔王的仇恨的根，永远也忘不掉。他們常常在晚上唱那支在这一帶頂流行的民歌：

水无情，

火无情，

日寇白軍一样凶！

黄河两岸人民苦，

蔣介石扒堤放水太无情。

哪是为的擋日本呀？

明明苦害咱老百姓！

“蔣該死”，

坏透了頂！

人心全向着毛澤东！

領導抗日得勝利，

快把坏蛋一扫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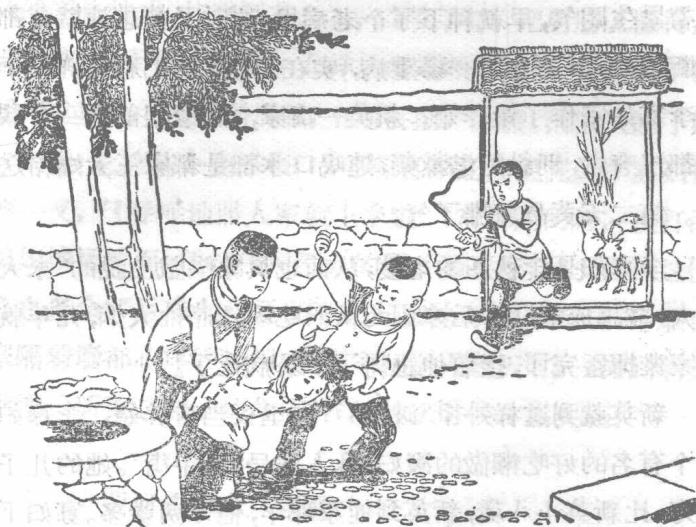
新英和春生到了何小庄，就找到她父親何元貴，他还在地主何万寿家做長工。何元貴还是养不起两个孩子，就到东家面前去央告，說好說歹才算勉强留下了。春生当羊倌，新英当丫头，伺候“太太”。从这以后，两个孩子就更苦了。哪个当丫头的挨打受气不是家常便飯呀！新英才十來歲的孩子，成天被支使的手脚不得閑，何万寿的两个小孙子，也常无缘无故的欺負她。春生整天赶着羊，風里來，雨里去，飯前飯后一点工夫还得做推土、垫圈、掏茅房等工作，餓着肚子也得拚命干。稍有怠慢，何万寿举手就是两耳光。

两个孩子見了何元貴就哭，何元貴也流着泪：“孩子，咱要有个窮家，也不給人家当牛馬使喚呀！”就这样的日子，他們也过了三年多呀！

有一天，新英在后院井台上正給“太太”洗衣裳，何万寿的两个小孙子无缘无故的罵起新英來：“小臭妮，洗淨点！光在俺家白吃飯，要你干什么！”

新英平常受他們的欺負真是忍气吞声，此时見左右沒

人，忍不住和他們頂起來：“誰白吃你家飯啦！我爹要不給你家干活，你這兩個小雜種，憑啥長這麼大？”兩個小孫子，見今天新英居然敢還嘴，惡狠狠地撲過來，沒頭沒臉的就打；一個用手揪新英的頭髮，一個騎在她身背上。正在這時候，春生到井上打水飲羊，一見這情形，气得臉都紫了：“小兎羔子！這樣欺負人！”揚起鞭來，“辟拍辟拍”揍的那兩個小刁孩連哭帶叫的跑了。



新英被打，春生前來救她。

春生覺得事不好，對新英說：“這裡我是呆不下了，不走得死在他們手里。”新英擦着淚給春生打着“膀梯”叫春生爬過牆頭，跑了。新英心裡跟針扎的一樣難受，多少日子替春生擔心，後悔自己當時沒顧得問問他到哪裡去，以後能不能

見面。

为这事，何万寿把新英父女撵出了門。这老奸巨猾的家伙，知道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府在北边領導農民实行了減租減息，听風声不久就到这边啦，所以也沒敢把这事往大里鬧，他觉得正好是个解雇的机会。

新英跟她爹日子还是沒法过。她爹給地主家干活，沒有过一天舒心日子，又是个口含冰凌吐不出水來的老实人，連勞帶累生悶气，早就种下了个老病根，这时又發愁連糠菜都得断頓，一下子生了一場重病，实在沒法，便把新英許給李庄李寡妇家作了童养媳。新英一离家，她爹跟前連一个親人都沒有啦，別說煎湯熬藥，連喝口水都是鄰家王大嬸給送点。第二天黄昏就嚥了气。

李寡妇是李秋四的老婆，从前也真象唱戲上說的“家大業大，駟馬成群”的，后來因为秋四吃喝嫖賭抽大烟，几年就把家業揮霍完了，接着他也得了个暴病死了。

新英就到这样一个“破落戶”家里去当童养媳。李寡妇是个有名的好吃懶做的潑妇，外人送号“臭半街”。她的儿子小寿，比新英小八歲，新英到他家那年，他才两歲多。寡妇下边沒孩子了，還沒給他“断奶”哩！李寡妇真把他当成宝贝一样。李寡妇哪里是給孩子收童养媳，明明是找了个丫头使喚，她自己是坐吃坐穿享清福。

新英現在連一个親人都沒有了。她从小沒了娘，想起了死去了的姨、謝大嬸和最近死去的爹，只有一个勇敢倔强的

春生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白天劳累一天，夜里还常从夢中驚醒，把枕头都哭湿一大片。

李寡妇手底下的日子可真难熬呀！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不用說了，一点事不順她的意，就几頓不給飯吃。有一回，新英做的飯沒吃完，剩下小半盆，李寡妇端起來朝新英潑去：“光怕填不滿你那无底洞，餓死鬼托生的呀！”还有一回她自己把鍋台上一个刷碗盆碰到地上，老羞成怒，硬說新英放的不是地方，扑到新英身上，口咬手擰，把肩膀上撕得皮破血流，臉上抓的不象个人样。西鄰順喜媳妇，实在耐不住了，跑過來，一边陪着笑臉，上前去拉：“四嫂，消消气饒了她这回吧！总算是个孩子家……”順喜家還沒說完，李寡妇把腰一叉，气呼呼地照人家就上來啦：“常言說的好，‘挨打的媳妇挨揉的面，任打任罵隨人的便！’順喜家，我看你操这份心也多余！”后來人家再也不敢來劝啦，听見新英挨打，順喜家隔着牆都心疼的掉泪。順喜家跟別人聊天时，一提到新英就說：“新英这孩子的命太苦了！什么时候才出头啊！”

三

黃河流水十八道灣，

關过一关又一关！

太陽东升紅滿地，

受苦人儿見晴天。

冬天再長，春天也終要到來的。冰开凌散陽气升，太陽照耀着，和暖的春風把大地吹醒。共產党領導着人民軍隊

和全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苦戰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又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摧垮了蔣介石百萬大軍，建立了人民的政權。

剛解放的時候，村里開會什么的，新英也不敢去參加。李寡婦對她管束得更嚴了，新鮮事一點也不讓她知道。

紙里包不住火，新英看出李寡婦故意把開會的事瞞着她，怕她“鬧翻身”；她就越想知道，到底自己什麼時候能出頭。慢慢她從順喜家那里探聽出來了，順喜家說：“等着吧，你受苦受到頭啦！我聽說老解放區都‘土改’了，把惡霸地主都鬥爭啦，還成立婦女會，講究男女平等，婆婆不許虐待媳婦，……”新英簡直不敢相信：“真能那樣？”

不久，區里下來了個女幹部，到這裡來開展工作，這人叫沈波，人們都叫沈同志、沈同志的。沈同志一來就住到順喜媳婦家里，說也怪，這位女同志總愛和貧農家婦女在一塊做活，說話，天天象親姐妹一樣的。後來人們才知道她也是個苦人出身。她跟順喜家更合的來，她動員順喜家出頭，領導婦女翻身。順喜家說：“我有孩子的累贅，出頭領導恐怕辦不了。我給你推薦一個人吧！”接着她就將新英介紹了一番，說新英從小受苦，現在當童養媳，受婆婆的虐待……。沈同志就去找新英談話，給她講共產黨的政策，和婦女解放的道理。新英覺得這完全是真理，可是總覺自己不行，斗不過李寡婦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潑婦。後來，沈波同志把自己怎樣受苦，怎樣鬥爭出來的事，源源本本地講給她聽，

引得她也把自己多少年的苦水都向沈同志吐了出來，越說越痛，伏在沈同志怀里哭了起來。沈同志告訴她：“不要哭了！過去咱們眼淚還沒流夠嗎？光哭是翻不了身的，得起來鬥爭呀！”

“新英變的真快！”人們都這樣說。從前一個忍屈受苦、被人踩在腳底下，當牛馬使用的女孩子，突然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她現在當選了村婦主任，什麼事都拿得起放得下，敢說敢做；不論什麼工作，鬧土改，鬥惡霸地主……，都是挺身走在前面。還領頭組織了婦女識字班，學文化。村里建團時，她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新英心裡只剩下一塊病，什麼時候能擺開這個封建家庭，決不能跟小壽這毛孩子過一輩子呀！她心裡想：我幾時能象沈波同志一樣就好了。

民兵隊長王剛，二十多歲，也是個能干的小伙子，和新英一塊工作，向新英表示親近，新英對他印象也很好。可總有一件，新英一看見他，就想起謝春生來：他倆在一起的時候，春生替她背柴禾，拉着她躲水災……春生舉起了趕羊的鞭子，打得萬壽家那兩個小龜孫子抱頭鼠竄……這些都還清楚地跟在眼前一樣。要有春生哥在家，頂少也得當個民兵隊長腳色呀！想到這裡，她就自己對自己說：這事不能太心急，春生哥是死是活一定得打听明白，再定主意。

沈波同志已經調到縣上工作去了，她們見面的機會就不怎麼多，可是見了面卻更親熱。沈波同志問她學習的情

况，知道她在民校里已学到高小課本了。新英把她想要脫离那封建家庭的思想說了說，征求沈波同志的意見。沈波同志很同意，說童养媳是不合婚姻法的，我們不承認它。答应給她留意，如有適當工作，通知她。臨別時又囑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學習，等有个什么訓練班，再去專心學習一下。

李寡妇再不敢施展往日的威風了，可是心眼里总是两样，明里不說暗里講，乱七八糟的說些什么“咱把她养大啦，翅膀硬啦，当了‘官’啦，不打咱这婆婆就是好的”。新英也有些耳聞，她心想：無論你怎么暗地里罵我，我先不理你，不敢当面侮辱我就行；少跟你生气，多做点工作，多學習点，反正我在你家待不長啦。可是要听到李寡妇侮辱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时候，新英可对她不客气。有一回，新英一進門，正听見李妇寡胡囑乱罵的：“你們妇女会男女混雜，成不了气候！土改斗争就是明搶人家的东西，……”可把新英气坏啦：“你这不是胡說八道嗎？你見誰男女混雜啦？斗争是明搶？那是窮人血汗又归了窮人，……”那时候，潑妇的威風還沒給打下去，怒气冲冲地把头髮抓乱，用头朝新英碰去：“你怎么不叫我說話呀？你打死我吧！”新英看她撒潑，一时沒有想出好办法來，跑出去給妇女們一說，妇女們都气坏啦，她們一齐拥到李寡妇家里和她去說理，把她怎么虐待新英，欺压鄉鄰的事都給攤出來了，把这个有名的“臭半街”好好地教訓了一頓。李寡妇自知理屈，只好在大家面前低头認了罪，从那以